

人獸之間

純果庵

這題目有點像電影名字，但是我先聲明，絕不是在講什麼有羅曼斯的故事，而且要說幾句不甚中聽的落伍話。

自人類有歷史以來，約及四五千年，自有人類以來，則至少五十萬年，這真是一個悠長的進化階段，再過兩千年，人類文明究竟要到什麼模樣，自然難於推斷，就是現在與人類血緣相近的動物，如猩猩猴子等，要等到他們進化成人類，在生物學上雖是必然的事實，可是在時間上簡直成爲不可能的渺遠，生物的事情太難明白了，我到底想不透爲什麼別的東西要進化成人，中國的傳統儒家祖師孟子說：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似乎庶民也就是禽獸，那麼，即使進化成了人形，也還得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由庶民而君子，才有點意味。不然像孫悟空被灌口二郎追得沒辦法一般，變成一座廟，而將是已豎成的旗杆立在後邊，難免被人說一聲：「這孽畜原來在這裏！」那還不如爽快氣氣的本來面目討人喜愛些。

但是所謂君子又是怎樣的呢？與孔孟年代相並着的老子，已經在罵「聖人不死大盜不止」了！到莊子便更把制禮作樂的聖人輕薄一番，以爲是給劫篋的強盜幫兇。渾沌被鑿而身死，好像人不如獸。作哲學史和思想史的教授們，總是要說什麼時代背景，使人不得不走入悲觀厭世之途，我們所要讀的，不是某一個時代單獨的問題，所以對於這些話不去提他。現在打算提出的問題，就是進化一事，究竟是走向人還是走向獸？也可以說，人與獸到底那種是進化的？

在小學時讀童話「兩條腿」已經知道人是戰勝禽獸的了，歷史教科書和鑰略等，更早告訴我們古人如何開天闢地移木爲巢諸事，及讀古文，「原道」中乃大暢其意曰：

「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相養之道，爲之君，爲之師，驅其蠹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爲之衣，飢然後爲之食，木處而靜

，土處而病也，然後爲之宮室。爲之工以瞻其器，爲之賈以通其有無，爲之醫藥以濟其夭亡，爲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滯鬱，爲之政以率其倦怠，爲之刑以除其強梗。相救也，爲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如古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

喜歡近代天演論的朋友，有一肚子物競天擇適者生存頭腦的，對於這話頗加讚佩，以爲赫胥黎之徒，我國又是古已有之了。這比專門欣賞韓文氣勢者乃另一看法，不可不認爲有道理。但此地所說的聖人戰勝了有羽毛鱗介以及爪牙的物事，大致也還是物質的戰勝耳。況既戰勝禽獸以後，仍然還要甲兵城郭，這回不是防備禽獸，却是防範同樣的也會打禽獸的人了，到這時候，刑政教化都失了功用，必須以較爪牙更厲害的甲兵，較鱗介更堅牢的城郭應付不可，此是可證明人類在沒有戰勝禽獸以前，是比禽獸柔弱，等到戰勝以後，又比禽獸加倍野蠻，好像無論前後，都尙不如禽獸高明，至少在禽獸是有一種適可而止的自衛與攻擊，不像人們之得寸進尺的無厭也。

自城郭甲兵再進一步，即是近代的立體戰爭了罷？飛機坦克，乃使人更無所逃於城郭之間。傘兵潛艇之外，今日閱報，乃更有飛達一萬五千公尺高度的飛機，說是聽不見聲音，看不見顏色，人們只有啞叭一樣在等待着忽然而來的炸彈！於是又發明了用無線電聽音探行踪的辦法，且發明後者的，也就是前者的創造人，這種矛盾，似乎在獸界中尙付缺如。記得周作人先生會說，自爪牙進至飛機大砲，實際上即等於爪牙之伸長加強，故與禽獸比，只是程度之別，而不是本質之別，這話說得很透澈，韓退之的講法可以休矣。我們試想想看，現代人除去在殺人的方式與數量上較野獸大爲進步外，終於有什麼可以驕傲的？在森林裏埋下一萬幾千人，或是用非刑拷打迫人口供的事，野獸會作出來嗎？英國哲人霍布士說：「人與人相遇如遇狼」，實際比擬還是不恰當的，狼就

是狼，見了人也仍是狼的猙獰面孔，而人呢，則自古已有口蜜腹劍的講法，現在更其擴大起來，昨天是同盟的，今天就罵你是混賬王八蛋了，也許罵都不罵，而是大砲與飛機之來臨。有很多人在慨嘆着人心的墮落，比如看見國貨的老鷹一定罵「奸」商，但我想似宜原諒，因為先要看近代的國家道德如何，政治道德如何，再說到私人尚不遲；古人說的草上之風必偃，今人就說在偉大的時代巨輪下，不容有個人的存在，然則奸商亦時代之賜也，於人何尤！不會作奸商的人，毋寧說是不能應付時代，理當作時代的遺棄者，更不必自怨自艾耳。唯克魯泡特金却分明費了畢生力氣在證明其生物互助的原則，事實上其他生物即使不像北極馴鹿以及蟻和蚜蟲那樣互助，倒也未嘗相殘相害如人之甚，所以克君本意在提倡人類互助以打倒赫氏天演之說者，正病其將人類的價值地位估計得比獸類高，他以為似應不成問題，殊不知乃大成其問題，這要算克氏聰明一世碌碌一時的方。

可是人類依然有其驕傲者在，那是什麼？就是所謂「精神文明」。

然精神是怎樣的呢？精神不也還是在物質上表現嗎？外交官穿上大禮服，周旋揖讓，這便是睦鄰之禮；男女結婚，必須有證婚人介紹人，有儀式有證書，這既是禮又是取信。把賑米或稀飯散給三天沒有填肚子的貧民災民，這是仁，取予要有界限，打倒貪污，這也可以叫做義。凡此種種，獸界亦復用不着。蜜蜂和螞蟥雖過着羣居生活，尚不聞有外交，羣居而比較高級的獸如象，獅子等亦同。人類的禮儀確是完備多了，除去家庭中有三百三十的禮儀威儀外——很不幸，這已經被謊作吃人的東西了——國與國之間，還有這些勾當。但隨之而起的就是遼交近攻，近交遠攻，以夷制夷諸種，那麼，外交的目的是為交，抑是為戰，似須細細估計。至於男女的關係，糾紛之久與多，恐為任何問題所不及。別的都不要，只怨人類的性慾，何以必須進化到隨時隨地可以發生的地步，以致為了Libido的緣故，剩餘精力，不得發洩，非尋一條出路不可。無怪乎精神分析家佛羅特把無論什麼犯罪的責任都放在生殖機關上，老實說，這真是我們四肢百骸中最難安排的所在，別的器官都是個體的，冷了穿上，熱了脫下，餓了便吃，飽了便屙，與其餘的人不發生關係，可是生殖就不行，他的作用是放射性的，非向別人身上取得解決不可。不過在這裏又要弄明白，所謂解決，並不是真的生殖，又只是慾望。把生殖的必需功能，升華為純粹無功用的

的情慾，隨時隨地要發洩，這便是人類比其餘生物進化的地方吧？阿羅狗狗的血性交是有定的，雖然兒子可以同母親配偶，可是不像人類會發生嚴重的血緣問題，（人類不也照樣「乘塵」嗎？）那大體還是因為他們的生殖不用人工節制，而有自己的天然的節制之道。有人說：[Gonorrhoea is Syphilisation]「文化即梅毒」，誠可謂奇譎，然其他生物固不曾聞有梅毒之說，則梅毒雖不能代表全部文化，至少可以說是「文化的病症。」且把金錢來購買愛情的卑劣舉動在動物中也沒有，強有力或長得美麗的雌雄性固然佔着上風，不是強有力的怕也可以有他的對象。我們這裏豈只娼妓的存在，是專為零星出賣愛情，為洩慾機器，就是非娼妓與非嫖客分子，實亦有娼與嫖的因子在着，有人拿港幣二十萬元的支票可以將文豪的妻誘走了，而硬說是脾氣不合，協議離婚；水滸傳上小霸王周通一派搶親的辦法，在大都市裏那一天沒有，想來想去，倒還是如牛馬大羊之根本沒有固定配偶省些煩惱與糾紛，報紙已經載着某國在極力推行人工受孕法了，我說這是人的獸化運動，獸化並不見得是退步，或更許是進步，因為我們對於人獸間的衡量已經根本變更了。前些時某雜誌會著論大罵文化病，——唯并非梅毒，而是指有了避孕藥以後的男女間道德的墮落，事實上沒有避孕藥男女間的道德也並不高尚，倘非說高尚不可，只有男女性交在房中而大羊性交在大街這一點，然不是我們的哲學革命家譚嗣同君曾說過性交大可為廟堂相見之禮的嗎？則此種差異也仍是方式的而非本質的也。沒有避孕藥時，女人被遺棄的照樣不少，這毛病的癥結即在男女間性慾與感情必須連為一談，假定像阿羅狗狗似的，平常時候我們好只是好，絕對不會需要異性肉體作箭靶子，到生殖期儘量生殖，也絕對不會需要避孕藥子宮套之類的東西矣。最近聽到的與看到的離婚之事特別多，有了兩三個孩子的母親竟會拋棄了丈夫和別人講戀愛，而自己的丈夫也在同另外的女人有交情，古有七子之母而不安於室的詩，但那是寡婦，又當別論；獸類根本沒固定配偶，便談不到離與不離，然則將男女關係看得鬆弛，又是返回獸類的象徵，十九世紀以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被目為野蠻，固矣，今日的合理改進，與野蠻又相去幾何？嚮導社，雜誌拖客人，亦近代產物之一，不知理應歸入「文明」否？古代一夫多妻，是同時的，現在一夫多妻，一妻多夫，是迎新送舊先後交替的，此又方式之差而非本質之差，所謂進化，殆頗當打一折扣也。女人的事姑不具談，且說說貧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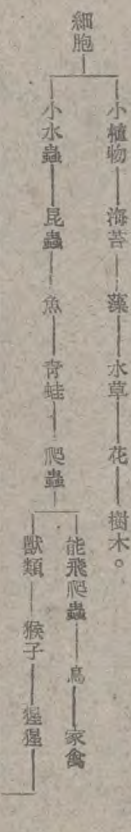
現象。足以說明人不如獸者，以此問題為最顯。獸沒有私有財產，完全在原始鬥爭之下獲得食物，但對食物的占有與儲藏與人大異其趣，能長期占有或儲蓄的事可說沒有，即有也是勞動的結果而不是掠奪的結果。掠奪他人的工作結果而自己享受，所謂強盜或剝削階級，獸中恐是很被鄙視的。唯人類中則可成功帝王、資本家、英雄，等而下之，猶不失為紳士，為強豪。不甘於被掠奪，或雙方互相掠奪而起的爭端，在私人是訴訟，在國家是戰爭，律師法官是在爭奪的尖端謀生生活的，而鞭子、冷水、嘴巴、拳頭，牛馬不會一一受過的，人類反得「嘗遍知味！」像軍火商人，素有「人命商人」之稱，有人著為專書，暴露他們的功德，真是偉大到無以復加。中國歷史四千年來，專家統計說終年不會戰爭的，共不過四十天至六十天，近有「中國歷代天災人禍年表」，您如願知其詳，不妨查查，大概一定會使人感到頭痛！我會買到一部英文本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全史，約十卷，後面附了很多照片，廣漠荒涼的野地樹木都被焚焦，却是從先的都市，磚石瓦礫的土堆，却是原來的醫院，不啻讀桃花扇餘韻一齣，令人酸鼻痛心，這都是文明的業蹟！而相隔剛二十年，歸時的湖水又來了，劫火比那一次又大什百倍，我們將以二十卷以至三十卷的大書來記載他，說是偉大的時代，光榮的勝利；但也不知究竟是什麼人勝利，Louis Fischer 在 *Man and Politics* 一書中說一九二〇年英國帶勳章的將士都把勳章擦得雪亮在街頭乞討，唱着戰壕裏面的勝利之歌，諷刺者畫出大砲肥了人瘦了的畫面，此次或者因查源關係，連勳章也沒的賣，唯有聽其餓死耳。一千餘年前詩人杜甫在作了「前出塞」「後出塞」的戰歌之後，接着就來了連兒子都在戰亂中餓死的遭遇，於是作風一轉而為三吏三別北征詠懷等等，我很詫異為什麼在這樣胸臆寸斷虛舍成灰的年頭，竟沒有一個人對戰爭發出抗議，豈全世界的人都在大發「獸性」而迷失平常叫得頂響的「人道」「仁義」「和平」等字樣嗎？抑還是要戰爭更殘酷的繼續下去，以便使「慈善」「人道」顯示更大的作用呢？我們罵獸類是狐狸狐搨，實則人類天天在大規模的製造苦難，然後再大規模救濟，細細思想，是否可笑？我見若干房屋是再建於敗瓦頹垣之上，而若干孤兒長大了仍須接着父祖的幽靈去沙場拚命，此即所謂復興與建設，假定把狹隘的復仇主義拿開，您有甚麼感想呢？——建設起來與復興起來的東西不知若干年後又如何？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
我是很主觀的在感到人類文化本質之需要改變，唯又苦筆澀不能如 *Sadhu* 之寫大人國小人國，或李汝珍鏡花緣之奇詭，遂很狼狽的寫出此文，其為支離滅裂，則便「文責自負」也。
五月十二日雨中

(接第八五頁)

當海陸初分以後，海水中變化出單細胞生物，它的狀態像膠質的微滴，浮游水中，因環境變遷，却發展了一種習慣，就是容易生存在這悽涼的地球上的習慣。其中有一部份喜歡住在小河和池塘的昏暗深底裏，又向山頂沖下來的黏土上生根，長成了便是小小的植物。這種植物因氣候土質的關係，經千萬萬年，又逐漸變化成了各種大小不同的植物。水中細胞的另一部份，它願意到處移動，就生長奇怪有關節的腿，像蝎子般的爬行，有些又化得會游泳，到處來往尋找食物，且身體上生着鱗片，這就是魚類的祖先。

總之，一個細胞的漸漸變化，經過了不能統計的年代，便產生了我們的祖宗人猴出來，至於變化過程中是怎樣呢？這裏也不妨列成一個簡略的系統出來：



猿——猿人——原始人——人類。

看，這是一個多麼悠久與複雜的變化。有了猿人以後，距今三十萬年至二十五萬年前，中國地方才有了「北京人」的產生；又距今二十萬年前西洋才有知用粗石器的「海德爾堡人」Heidelberg Man 的產生。這都是我們人類的老祖宗，他們經過長期和大自然與野獸的搏鬥，為了生活的驅使，才發明穴居，用石器，用火，蒙獸皮，用象形字，造粗陶，房屋，織布等出來，今日我們所享受的一切，便是人類數千萬年生活的經驗逐漸進化而成的。

人間的誕生，就是如上所說。它的過去是混沌黑暗的，但到我們以後，荆棘還是佈滿眼前，那光榮的歷史，就要由我們負責寫起了。